



美國人在日本

○ 庫爾干諾夫著
光華書店發行

本日在人國美

著 夫諾平爾庫·O

行發店書華光

美國人在日本

美國人在日本

著者 庫爾干諾夫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東北華北
華東中華
原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MEIGOREN
ZAI RYBEN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哈爾濱印造
再版五千冊

D. H. 0001-5,000

目次

一 初入日本	一
二 原子彈的「秘密」	二
三 日本海軍的隱身地	三
四 長崎所見	二五
五 巨人復活	毛
六 財國王國	亮
七 「日美友誼」真髓何在？	兎
八 幣原和吉田	亮
九 神道教	究
十 日本婦女的命運	七

十一	美國式的言論「自由」	八二
十二	「打倒財閥內閣」	八七
十三	美國人的「明天」	九二
十四	橋本開拓團	九七
十五	尾聲	一〇七

一 初入日本

還在飛日途中，我們就得到通知說，飛機必須在橫濱附近的厚木飛機場着陸。一些美國飛機在日本島嶼海岸上空迎着我們；沒有一架蘇聯飛機能飛到日本而沒有美國戰團機伴送的。它們在我們頭上盤旋，時而飛往前邊，時而又飛回來，好像在提醒着我們：「戰團機的速度較慢，我們大型運輸機的速度。」美國飛機師確信這一真理已爲我們所了解之後，便作出了高度駕駛術的三種姿勢，並且似乎從此安靜下去了。當接近飛機場時，美國戰團機飛到了我們的上空，監視着我們飛機着陸。海軍飛機咖維克脫爾·哈林把飛機光輝的着了陸，並把它駛上了混濁土的滑走路面上。

——啊，這就是日本了呀！——他說了以後，就把機艙門打開。

我望了一眼。我覺得，飛機師錯了：或許，這是一個什麼另外的日本嗎？我們所處的環境使得我們大吃一驚。我們的飛機被 *U.S.*（美國軍事警察）的兵士水洩不通的包圍住了。一個軍官站在這個圈子的中央，叫喊着我們的名字。我們沿着搖擺的梯子從飛機上走下去，在飛機旁邊站成

隊。除我而外，尚有四個蘇聯的新聞記者：魏索柯奧斯特羅夫斯基、約翰丹斯基、普拉托夫和沃龍佐夫。軍官用不純熟的俄國話同我們宣佈說：

——我們要給你們照像。

——爲什麼？——我問。

——規矩是這樣，——他回答。

一個美國兵拍照了我們的正面像，並提議要我們側轉身子，好給我們照側面像。我們拒絕了。這是對我們的侮辱。我們似乎還沒有犯什麼罪呀。

——不，——我說，——我們再不照像了。

——那嗎，你們就不能到日本去。美國人說了之後，帶着毫不在乎的神氣把記事本關上了。

——我們已經來到日本了，——我們齊聲回答。——

是誰命令這樣厚待的迎接我們呀？

——規矩是麥克阿瑟總部定下的，——美國軍官說完後，向着過圍的人望了一眼，似乎是在檢查，這個說得如



此響亮的名字引起了什麼印象。

可是，我們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我們始終還在認為，這是美國警察官在搗蛋。

——稍等一等，——他說了以後，就坐上自己的「吉普」車往什麼地方去了。他很快回來了，並向我們宣佈：

——你們一定要照像。我們不能做出任何的例外。

——那，好吧，——我說，——只是請你解釋一下，麥克阿瑟總部所規定的這種警察的辦法，適用於什麼人呢？——適用於英國人，法國人，或者是只適用於從蘇聯飛來的人呢？

這個美國人有些窘促起來了，沉默了約一分鐘光景，然後說道：

——這個暫時只適用於由蘇聯來的一切人。再則，我是奉行命令。你們明白我嗎？

——不會怎樣，我們還是不照像，——我回答。

然後，我們請求這個美國軍官向麥克阿瑟總部傳達我們的謝意，感謝對我們的厚待和警察的迎接。我們坐到汽車里等候着。

我們到底不能離開厚木飛機場。我們從汽車窗戶中看着蘇聯飛機，那是怎樣的受着警察的擺弄。他們對於這個已經是司空見慣了。

在距離我們半公里左右的遠處，在遠離飛機場入口的繩子後邊，站着一些什麼人。也許，這

是我們的人吧？難道不許他們到這里來嗎？我們請求美國軍官檢查一下，在那裏有沒有蘇聯公民。

——是的，——這個懶洋洋的口老是在嚼着口香糖的美國人回答着。——他們在那裏。但是，你們要在離開飛機場以後，才能同他們相見。我們誰也不讓到飛機跟前來。

——可是，也許我們可以走了嗎？——我們這樣問。

——不，——美國人回答說，——還沒有把一切手續辦妥。你們拒絕照像嗎？

——是的，——我們回答。

這時，我的同伴掏出蘇聯「菲特」式照像機來，想要照下迎接來到日本的蘇聯新聞記者的這一切情景。美國軍官頭一次開始着急不安。他離開飛機跑向我們的汽車跟前。

——不行，不行——，他喊道，——不能照。你們不能照。只有我們才可以照像。

——可是，我是一個新聞記者，必須把我所目視的一切情形都拍照下來。

——不，這是禁止的，——美國人回答說，——我們快走了。

他又坐自己的汽車，開到裝置着電話的那座小房子跟前。從那裏傳來了他的高聲談話的聲音。軍官很快轉來了，並且另外帶着兩輛警察用汽車。其中一輛在我們前面走着，另一輛在後面。美國人這樣向我解釋：他命令汽車夫隨着白色的「吉普」車前進。

——不要趕到前面去，不要拐彎，不要拉在後面！

可是，我們還是不能前進。我們甚至不了解，為什麼把我們滯留在飛機場上。八月的炎熱的白晝已經完了。我們漸漸的把自己身上的西裝上衣和領帶都脫了下來。我們的覺得舒舒服服的套三衣，在這裏是毫無必要的。在這個毫不顧禮貌的環境中，很想快點把自己身上的官樣的服裝脫掉。美國人淌着大汗。但他不倦的從這個警察身邊跑向那個警察面前，豫告他們，不要讓我們有一個人走到了旁邊去。他們讓兩個警察站在距我們近些的地方，爲的使他們能够監視我們。我們不能走出警戒圈外，不能照像，不能同任何人交接。我們只能坐在汽車裏，彼此對談。軍官這樣吩咐自己的警士。軍官的行爲越見不遜起來。我們居然不約而同的一齊從汽車裏走出，並向着警戒線外走。我們都帶着十分堅決的神色，甚至警士也未敢馬上就來阻攔我們。後來，他們跟在我們背後奔跑，要求我們回轉去。我們站在汽車旁邊等候着。黃昏已經降臨，——遠遠地方已出現了黃色的燈光。

現時，等候着由飛機場動身的我們都在回憶着。放眼環顧：這是日本有名的厚木飛機場。

在日本投降的日子，一架美國大型飛機曾在這個飛機場着陸。戰敗國日本的大臣和將軍們迎接住了這架飛機。大臣們身穿燕尾服，手帶白手套，頭戴大禮帽。他們這樣強調了這一歷史時刻的莊嚴和偉大。飛機着陸了，並在他們跟前停住了。於是，麥克阿瑟將軍的魁梧的個子出現在

寬大的門裏。他以拿破崙的泰式站立了一分鐘光景，望着在他面前深深鞠躬着的大臣和將軍們，——只有在天皇面前，他們才這樣恭敬的鞠躬過。

當時，麥克阿瑟將軍會應許過日本人民說，通向自由與民主的新道路將在他們面前展開。也許，那個時期因而叫作「厚木時期」。

是的，這會是麥克阿瑟將軍各種堂皇諾言的「蜜月」。他願意親自出馬管理日本，華盛頓也在這方面支持了他。將軍爲了表示讓步，同意英國軍隊開入東京，他已把這些軍隊完全置於自己的支配之下。如今的對日盟國委員會，看來也是這種讓步。大家都很清楚，這絕不是委員會，自然也不是盟國的委員會，——麥克阿瑟將軍差不多不把它放在眼裏。麥克阿瑟來到日本時，喊叫過一種偉大的字眼：民主。他曾讓人明白，各種巨大政治改革的時期已在日本開始了。他應許改革它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健全它的學校，根絕日本家庭中的封建殘餘，肅清一切真正的戰犯，剷除真正民主道路上的切反動的勢力，最後，打擊日本的真正統治者，四大財閥家族的壟斷的封建王國。那時，在所謂「厚木時期」，宣言和誓約聽起來是很有希望的。最低限度，日本人民會是如此感覺的。

在自己活動的「蜜月」期中，爲了使日本人民相信自己的寬大，美國人會不吝惜天花亂墜的辭句和允諾。他們斷言，要保證日本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普遍選舉權——保證與民主生活結

不解緣的一切起碼的權利。

在這黃昏時分，我們在厚木飛機場上不能不想起這一切。

可是，我們不作過急的結論——必須依據各種客觀的事實。我們尚不能欲羨，也不能非難。然而在厚木飛機場上的迎接，以及這一切的警察辦法是與全人類關於民主的了解相距十萬八千里的！

美國軍官打斷了我們的思索。昏夜已經降臨了。我們可以向橫濱和東京出發了。原來，警察曾等待暗夜的到來：我們將要路過一個大的航空小城，美國人只有在晚間的時刻才允許蘇聯人在這條道路上行走。在前面始終是美國警察的那輛白色「吉普」車，緊隨着便是美國軍官的「吉普」車。在它們之後是我們的汽車。

只是在飛機場的大門外，我們才停留了一瞬息，留居東京的蘇聯新聞記者在那裏歡迎我們。他們也倒轉自己的汽車隨着我們前進。我們在伸手不見掌的漆黑的夜間，以長長的縱隊沿着新建築的狹窄的公路上行進。只是汽車的明亮的燈光才偶爾在黑暗中照見一棵矮小的樹木，新修成的小房或者軍營的細長的暗影。我們看見在軍營窗戶中一些英國兵士半輪在自己的行軍床上。在進入橫濱的地方，兩輛警察的「吉普」車停住了，讓我們在前邊走。

在這天，我們頭一次得到了自由，於是我們向東京進發。

在路上，我們由我們的朋友處知道，麥克阿瑟總部爲一切從蘇聯來的人定出了這樣的警察制度。甚至在日本最反動的時期，也未必這樣無禮的對待過蘇聯人。現時囚居鴨巢監獄中的東條和荒木是會要羨慕美國人的。一切蘇聯人都要受特別的檢驗，每個人必須站在木牌前邊，讓美國人看他的身長、眼睛的顏色、特徵，留下右手大姆指的指紋。沒有一個來到日本的蘇聯人能認不領特別的通行證而離開東京的，——這樣的通行證，一般的，是誰也不發給的。若是有誰要出城去，甚至連到自己的別墅去，他有時也不得不費去一整星期光陰在麥克阿瑟總部去辦理許可的手續。是的，這一切，我們看來都是很可驚異的！或者在日本居住和活動的並不是那些把自己叫作是「文化、文明和民主的傳播者」的美國人呢？或者是他們這樣厲害的變化了呢？

——你們打算要上那裏去嗎？——我們的朋友問我們。——要準備着，未必會讓你們。可是，即使許可你們，那也只有有「知圖」的軍官們伴隨之下才行。

——什麼是「知圖」呀？

——這就是麥克阿瑟總部的第二課。它擔任偵探，統制思想，同民主力量進行鬭爭。

——這不是美國版的「格擲打捕」（德國秘密警察）嗎？——我們說。

——是的，也許可以這樣說。

我們的汽車在橫濱這個巨大的海港城市中奔馳，如今這個城市是美國第八軍的中樞，是艾森

蒙威爾司令部的駐在地。讓我們沿着城市兩側的街道通過，——因為是什麼美國節日的關係，市中心斷絕了交通。我們穿過空場，在無盡無休的美軍汽油庫和汽車庫近旁奔馳而過。以後我們遇見了一個窄狹的橋，一過橋便是日本京城——東京的郊外了。

在夜晚，這個城市並不顯得破壞很厲害。無論如何，我們在由橫濱起一路上所看見的新房子造成着一種印像，即這個城市正在飛快建設着。但是，後來我們知道了：我們是在吉原近旁經過。這裏有數千家妓館，它們的所有者先於一切人領到了木料和建築許可證。顯然，連美國人也認為，東京而生存，可以沒有很好的水道，沒有舒適幽雅的电影院，沒有歌舞劇院（這個劇院的房屋只剩下了敗瓦頹垣），沒有住房，但是，不能沒有妓館。

我們來到了東京的中心，來到了窄狹的新聞社街的新聞記者俱樂部。在那裏給我們豫備下了一個房間。

美國和英國記者在酒間中等候着我們。我們把方才在厚木飛機場所遭逢的一切都告訴了他們。他們冷笑道：

——在這裏有不少的令人驚奇的事物在等待着你們呢！請忘却這一切吧！

甚至連在記者中間也已出現了這樣的人，他們想要我們忘掉一切。可是，我們什麼也不能忘記。我們記得，在跟侵略的日本所進行的鬭爭中，犧牲了許多愛好自由人民的優秀的兒子。對於

這點，我們也提醒着美國的記者。他們沉默了一瞬間，然後便開始回答我們：

——是的，這個，或許是如此。但是，現在，我們已習慣了不去想這一點。

——那嗎，明天會怎樣呢？——我們這樣問，但是沒有得到回答。

——好吧，我們姑且不談這個，——不知是誰這樣說。

……我們住在東京，住在半燒燬的城市的中心，雖然已有三週之久了，而我們却覺得，我們仍然還在赴日途中。我們是被一個什麼非真正的、美國化的日本所包圍着。我們不能到日本戲院裏去，——那裏禁止我們入場。剝奪了我們去接觸勞動者和研究日本生活的可能。他們向我們提議，用美國的酒間和電影院來代替這一切。這種電影院同着好萊塢一起要便我們相信，美國的全部生活都在夜間跳舞場中和在追捕殺人兇手中渡過。

是的，我們要闖入日本去……

最後，我們得到了許可，經過東京和大坂到長崎去。

二 原子彈的「秘密」

在火車中，有兩個美國軍官伴送我們，他們叫斯庫畢和布列德里。

天明時，我們到了長崎。馬克洛少尉在車站上迎接著我們。這已是派到我們這裏來的第三個美國軍官了。他領著我們貫穿全城向一個小山崗走去，在山崗頂上濃密的綠蔭中掩映著一幢日式的小房子。這房子是一個什麼富商的，在我們到達之前，他被美國人遷移走了。汽車不得不沿著陡峻的混凝土路往山崗上駛行。在花園（這是這裏的院子）入口處，站著一個拿自動步槍的美國崗兵。汽車在門邊停住了。兩個美國兵把我們的箱子拿進屋去。向我們提議，在進早餐之前看一看住處。

一如在所有的日本房屋中那樣，使得我們驚異的是沒有雜物。地上鋪著厚厚的蓆子，但是我們沒有像通常一樣脫去鞋子。我們頭一次穿著帶塵土的皮鞋在蓆子上走。推開玻璃壁，它們掩藏進旁邊什麼地方去了，於是我們置身花園中了。簡直覺得連什麼房子也沒有，所有的只是鋪在

花園中嫩草上的蓆子罷了。

以後我們向遭受過原子彈轟炸的城市前進。首先載着我們沿着完整無恙的街道走。這幾乎是些古老房屋，主要的是兩層樓房的，毫未觸動的街區。

在這早晨的時光，上層的窗戶都是推開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見房內的景緻。差不多每座房子中都是販賣道具，彩色斑斕的絲織品，日本式食具，金屬裝飾品的鋪店。

飯店幾乎未見，它們已爲街上的食物攤取而代之了，在食物攤上以很高的價錢才可以買到一片半腐朽的炸魚，或者一小盤裏邊飄浮着一些海帶片的湯。在歐洲人看來，這幾乎是不能吃的東西。可是飢餓的人——洋車夫、鐵運快、小攤販、叫賣者——都圍着放在露天裏的小桌子旁邊站着。這些桌子只用各種軟軟勉強的遮蓋着。

馬克洛少尉催促我們。照他所帶着的「由東京發來的計劃」，我們應該首先「研究」，如他所說，原子彈所引起的長崎城的一切破壞。

